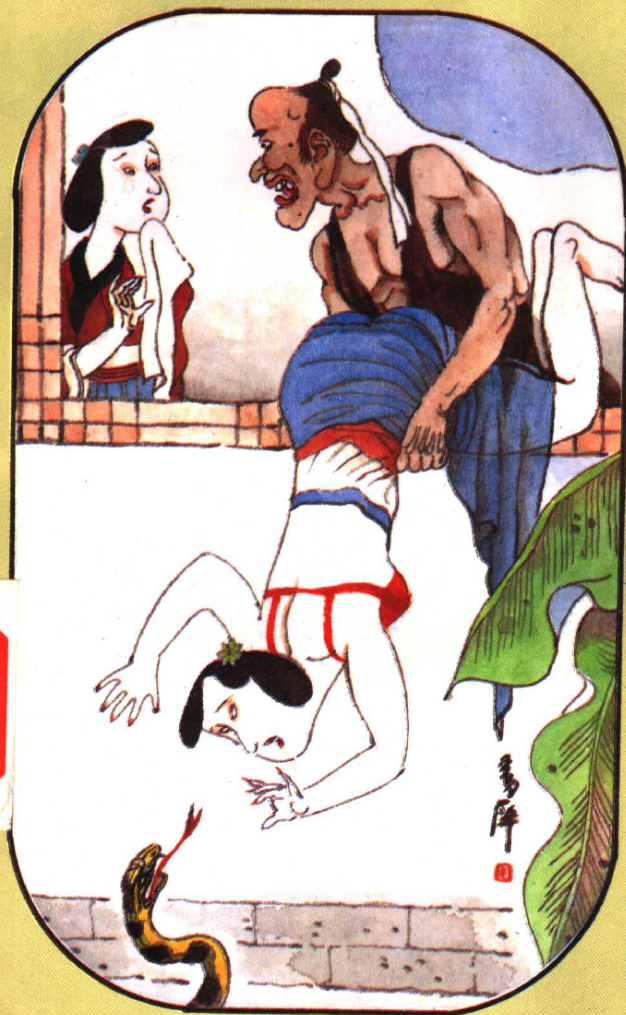


下

不二人



圓

花

丛

云中子 著

东52A-3

44.568

SXZ

=3

2 1/2

傻小子闯花丛

云中子 著
(下)

延边人民出版社

第十六章 兰香公主

女王见老强盗头子和楚啸天拉上了线，也正自忧急，加之再看了亚曼莎的神情，更感到情势愈来愈对她不利。

这时见亚曼莎暗示楚啸天问剑，乍然间无法悟透是何用意，只得茫然摇了摇头！

亚曼莎却故意提醒道：

“你不将线带解开，我们女王怎么识得？”

楚啸天恍然道：

“对了，你不提醒我，俺倒忘了！”

说话之间，解开带头，很快的将线带解下来！

随着楚啸天的解带，珍珠宝石也愈露愈多，大殿内的光华也愈来愈盛，最后终至令全殿人众，个个目眩金花。

老强盗头子和尤姓师父及一千歹徒，一见剑鞘剑柄上竟有这么多珍珠宝石，个个瞪大了眼睛，立时掀起了一阵骚动惊呼和议论！

楚啸天再度横托着宝剑面向女王，恭声问：

“女王现在可识得此剑的来历？”

女王这时业已悟透了亚曼莎的居心，神情茫然，目光迷惑的依然摇了摇头。

一旁的尤师爷，早已在老强盗头子耳边嘀咕起来。

楚啸天见女王再度摇头，只得道：

“这把剑的主人是位姓白的姑娘，自称是临州羌族人，肤色近似亚曼莎，但她稍白一些……”

话未说完，女王已解释道：

“羌族有好几个支系，我们这一系不用姓氏，没有姓白的女子，至于临州，附近百里都这么称呼……”

楚啸天明明记得亚曼莎说，她们女王有把剑，剑身上也嵌有各色宝石，剑鞘上镶满了珍珠。

一想到宝石，“呛！”的一声将剑身撒出来！

顿时，光明大放，寒芒耀眼，旋飞四射的彩霞，逼迫得不少人以手遮住了眼睛，自然也有不少人发出惊啊！

也就在大家纷纷惊呼的同时，尤师爷突然惊呼道：

“啊？！我想起来了，这不是我们老夫人当年行道江湖仗以成名的宝珠剑吗？……”

老强盗头子也跟着兴奋地欢声道：

“是呀！方才老夫就看得有些相似，如今一撒出剑身来，才确定就是拙荆当年行道江湖的那把宝珠剑。”

楚啸天淡然摇头道：

“这把剑不叫宝珠剑……”

尤师爷小眼一瞪道：

“胡说，你还有我家大王清楚？！这把剑上既有宝石又

有珍珠，所以命名为宝珠剑……”

亚曼莎突然问：

“请问尤师爷，你们大王姓什么？叫什么？”

尤师爷胸脯一挺，傲然沉声道：

“我家大王姓姚，名冠才，人称鱼眼判官，莫说在你们化外西域，就是在中原上国，也是大大有名的人物，尤其手中一支镔铁判官笔，更是出神入化，所向无敌……”

亚曼莎却蹙眉道：

“这就怪了……”

尤师爷立即沉声问：

“有什么好奇怪的？”

亚曼莎继续道：

“你家大王姓姚，为什么你家小姐姓白？”

尤师爷先是一呆，接着正色道：

“这你们就知道了，我们老夫人的娘家姓白，因为白家这一代没生儿女，为了接续香烟，就把我家大小姐过继给白家了……”

楚啸天想起剑主人的名字叫白玉霜，因而问：

“你们大小姐叫什么名字？”

尤师爷顿时语塞，只得道：

“取名字那是他们白家的事，她们愿意叫素梅就叫素梅，愿意叫荷花就叫荷花……”

楚啸天再度摇头道：

“不！俺说的这位白姑娘，既不叫素梅也不叫荷花！”

尤师父小眼一瞪，怒声道：

“剑是我家老夫人的，那位姑娘又姓白，这还有什么争议的？！”

说此一顿，特地又怒声问：

“我问你，我家大小姐呢？她为什么没有和你在一起？八成是你把我家大小姐给害了吧？”

楚啸天依然摇头道：

“俺不认识你们大小姐，俺只救了一个姓白的羌族女子……”

尤师爷再度强调道：

“告诉你，你救的那个姓白的羌族女子就是我家大小姐！”

说此一顿，特又一整脸色，极关切地问：

“我家大小姐呢？她为什么没跟你在一起？”

楚啸天黯然道：

“她已经死了……”

话刚开口，尤师爷突然怒吼道：

“怎么样？我就知道是你小子把我家大小姐害了！”

说话之间，回身向着剩余的四个大力士，挥手怒喝道：

“上！快将这小子拿下！”

楚啸天一见，震耳大喝道：

“慢着！”

这声大喝乃楚啸天挟怒而发，不但震得烛焰摇晃，尘土坠落，不少歹徒和羌女发出尖叫和掩住耳朵。

尤师爷吓得浑身一哆嗦，瘦削的猴脸上不但没有了怒意，也完全没有了傲气！

老强盗头子鱼眼判官混迹江湖数十年，见多识广，知道这个有些傻呼呼的小子，很可能不是等闲人物。

由于身后还有四个大力士，以及四五十名大小头目和喽，当然不会将楚啸天放在心上。

四个巨无霸型的大力士，因为尤师爷没有再催促，所以仍立在鱼眼判官的身后，作着跃跃欲试的架势。

楚啸天转首面向女王，发现她面色苍白，目有泪光，他无暇去想其中原因，继续怒声问：

“这么说，女王确实不识此剑来历，也不认识一个叫白玉霜的羌族少女了？”

话未说完，尤师爷已恍然抢先道：

“对了！我们想起了，我家大小姐正是叫白玉霜！”

楚啸天又望着尤师爷，沉声问：

“这么说，你也知道这柄剑的功能和变化？”

尤师爷毫不迟疑的正色道：

“当然知道……”

楚啸天沉声道：

“说说看！只要你说对了，剑就是你们的了！”

尤师父立即道：

“这还不简单。功能切金断玉，削铁如泥，入火不焚，入水不浸，白昼如雷霆闪电，夜晚与星月映辉，辟鬼邪，驱走兽，遇敌示警……”

楚啸天见他胡诌一气，只得挥手道：

“好了，你说了半天，没有一样是对的……”

尤师爷急忙正色道：

“本师爷还没有说完哪！譬如还有……”

话刚开口，亚曼莎竟爽朗地说：

“好了好了，你们都不要争了，所谓‘神兵宝器，有德者居之’，这把剑你一个年轻小伙子只怕也保它不住，倒不如送给这位‘棺材’大王算了……”

尤师爷听得目光一亮，也没听出“冠才”和“棺材”是同音的问题，立即兴奋地赞声道：

“对！这位姑娘说的好！干脆献给我们大王算了！”

但是，楚啸天却望着亚曼莎，怒斥道：

“你胡说啥？”

亚曼正色道：

“我完全是为了你着想！他们人多势众，动起手来，他们很可能要了你的命！”

尤师爷一听，面目立变狰狞道：

“这位姑娘说的不错，你最好乖乖地把剑献出来，否则，剑保不住事小，丢了小命事体可就大了！”

楚啸天见亚曼莎目不转睛地望着他，心中立时想起了在河中商议的计划，转身望着鱼眼判官，道：

“听说你的判官笔鲜有敌手，俺就用这把剑向你请领几招罕见笔法……”

话未说完，尤师爷已沉声道：

“我们大王乃一寨之主，万金之驱，岂能和你一个无名小辈动手？”

说着，再向右边的两个大力士，举手一招道：

“你们两个出来和他走两招。”

楚啸天立即道：

“两个太少了，干脆四个一起来，人多热闹！”

尤师爷正求之不得，忙不迭的又招手道：

“好！人多热闹，打起来也好看些！”

四个大力士，各自挺着个大肚子，两臂微圈，双手半握拳，迈着八字步，既神气又傲慢地走向了楚啸天身前。

所有的羌女和歹徒们纷纷向四下里散开，亚曼莎自然也不例外。羌女们个个神情紧张，歹徒们则个个笑逐颜开！

因为，四个大力士向四边一站，哂笑注视着中间的楚啸天，就好像四只大狗熊围住一条小羔羊一般。

羌女们都认为，只要任何一个大力士伸手一抓，就会像老鹰捉小鸡一样把楚啸天给提起来。

楚啸天一直记着亚曼莎四人告诉他的话，下手要重，即使不要对方的命，也要叫他们爬不起来。

是以，一见四个大力士在四角站好，立即含笑道：

“你们四个人徒手，俺自然也不能动兵器……”

说话之间，已将珍珠剑插进了后领上衣内。

岂知，就在他将剑插进衣领内，手尚未离开的同时，左边的一个大力士竟一面说着话，一面伸出手茸茸的大手抓向了嵌满珍珠宝石的剑柄！

围立四角观看的羌女们一见，立时发出一阵尖叫！

尖叫的声音尚未落，蓦见楚啸天刚离开剑柄的右手闪电一绕，一声杀猪般的嗥叫，那位大力士猛的一个悬空斤斗，庞大身躯“咚”的一声仰跌在地上。

其余三个大力士一见动了手，暴吼一声，疾扑而上。

有的抓肩头，有的抱脑袋，有的去搂楚啸天的腰，完全凭着浑身的牛力蛮干一气。

楚啸天一见，几乎笑出声来，左边一拳，右边一掌，底下猛的踢出一腿！

左边的大力士身形猛退，“哇”的喷出一口鲜血，右边的大力士，闷哼一声，一头栽在地上，被踢中的大力士，庞大身躯就像断线的风筝，挟着一声凄厉惨叫，直飞殿外。

一阵“咔嚓”声响，左边大力士的庞大身躯已把喜案供桌撞碎，右边大力士则退进了尖声惊叫的羌女群中，第一个先动手的拔剑的大力士，仰跌在地上再没有动一动。

蓦见彩霞寒光一闪，“呛啷”声中，发呆的尤师爷，还不知道怎么回事，那颗瘦小脑袋已飞上了半空。

楚啸天一剑斩了尤师爷，反臂一招“力着先鞭”，一道耀眼光华，“咻”的一声又斩向了鱼眼判官。

鱼眼判官终不愧是黑道打滚多年的巨寇恶煞，他一看第一个力士神摔在地上，立时警觉不妙。

就在其他二个力士呕血毙命的同时，他已挺身跃了起来。

这时一见楚啸天反臂挥剑斩下，他连撤出腰间判官笔

的时间都没有，只得忙将大椅举起来，疾迎光华耀眼的珍珠剑。

“沙”的一声轻响，一张描金嵌玉大椅子，立被劈为两半，所幸他即时将椅掷出，否则一条右臂必然齐肘被斩断。

亚曼莎和西芙佛兰莎几人一见，立即大声吆喝了几句胡话！

原本吓呆的羌女的歹徒们，各自一定心神，大喝一声，纷纷撤出兵器厮杀起来。

围在外面平台上向内观看的羌女们，也纷纷撤出了所佩弯刀，有的和就近的歹徒厮杀，有的已冲上宫墙支援上面交手的羌女去了。

鱼眼判官趁机撤出了判官笔，一招“灵雀啄目”，直奔楚啸天的右眼。

楚啸天一招“拨叶摘桃”，“沙”的一声轻响，鱼眼判官精钢打造的判官笔，应声而断。

鱼眼判官大吃一惊，这是他混迹里道，闯荡江湖数十年所遇到的最快剑手，令他几乎没有还手的余地。

惊急之下，无暇多想，猛的一个就地翻滚，挺身已到了准备逃进殿后的女王身前。

女王也学习过几年拳脚，六个羌女就是她的护卫。

这时一见鱼眼判官翻身滚来，飞起玉腿就踢他的面门，六个羌女也金牌彩幡同时打下。

所谓情急拚命，鱼眼判官虽被女王玉腿踢中，而六个羌女的金牌彩幡也打在他的身上头上，但他依然挺身抱住

了女王的柳腰。

鱼眼判官一面用女王的娇躯去迎楚啸天跟刺来的长剑，一面大喝了几句胡语。

这一招果然有效，所有打斗厮杀的羌女和歹徒，全部停了下来。

楚啸天一看，只得也停止了攻击，但剑尖前指，仍作着挺刺之势！

女王说来相当英勇，她虽然被拦腰抱住，依然一面挣扎一面厉声说着胡话。

最后，并向着楚啸天，大声催促道：

“楚少侠，不要管我，杀了他，杀了他……”

亚曼莎和另两个会说汉语的羌女却同时惶急地说：

“不要，不要——”

鱼眼判官双目暴睁，面目狰狞，咬牙切齿地瞪着楚啸天，一个字一个字的恨声道：

“你小子的剑尖只要向前送一寸，我就扭断她的脖子。”

说此一顿，突然又望着全场怒声大喝道：

“丢下你们手中的刀！”

女王一听，也剔眉目大喝了几句胡语。

但是，有的羌女已将弯刀丢在地上。

女王更加大怒，圆睁杏目，不停地尖嘶吼叫。

那些丢刀羌女再想将弯刀取起来，已被手横胡刀的歹徒们踩在脚下！

就在这时，突然有人大喝道：

“这是怎么回事？吉时都到了，为什么还不奏乐鸣炮？”

大喝声中，只见一个身穿大红吉服的矮胖小子，怒气冲冲地奔到了殿门外。

鱼眼判官一见，惊急的连声大喝道：

“快回去！快回去……”

楚啸天一看矮胖小子身穿吉服，断定必是强迫与此地公主结婚的小强盗头子。

心念方动，歹徒中已有人用汉语焦急的大喝道：

“小寨主，快去将她们的公主挟持前来……”

话未说完，楚啸天已飞身纵了出去，挺剑就向矮胖青年人刺去。

身穿吉服的矮胖小伙子顿时大怒，两只大袖飞舞，一面闪身跨步，一面怒声大喝问：

“何方小辈，胆敢前来闹事？”

说话之间，已有人大声道：

“少寨主接刀！”

只见一柄雪亮胡刀已随声掷了过来。

楚啸天那能让他拿到刀？手中剑右势一撩，“当”的一声拨出了殿外。

殿内的鱼眼判官连声怒喝道：

“姓楚的小辈快些住手，你如再不停止，我就要下手杀死这婆娘了！”

楚啸天冷冷一笑道：

“她又不是俺的什么人？你杀了她与俺啥关系？”

说话之间，寒电打闪，手中剑“刷刷刷”，尽在“哇哇”怪叫，手忙脚乱的少寨主身上点刺削划！

只见寒光过处，裂帛声响，一片吉服应声飘落下来。

鱼眼判官看得大吃一惊，而楚啸天偏偏又不受他威胁，尤其看到儿子东闪西躲，连声惊叫，袖子下摆一片一的被斩下来不由急得眼神乱闪，冷汗油然！

心切儿子的安危，只得连声吆喝着，挟起女王走向了殿门口，显然要靠近些，以便随时可出手支援。

女王拚命挣扎，口里也尖声说着胡话！

羌女和歹徒们，个个神情惶急，俱都跃跃欲试，但苦于插不上手。

楚啸天一见鱼眼判官挟着女王走过来，心里当然高兴，大喝一声，手中剑寒电打闪，“刷”的一声将矮胖小伙子的纱帽扫下来，发髻斩断，一蓬断发立时散下来。

鱼眼判官看得大惊失色，魂飞天外，就在他儿子惊噪声中，丢掉女王，猛扑了过去。

猛扑中，厉声大喝，双裳飞舞，一拍一抓，直奔楚啸天的前胸和面门。

矮胖小伙子一见老子前来救他，精神大振，也厉喝一声，双拳齐出，猛捣楚啸天的左肋和命门。

楚啸天一个旋身回转，大喝一声，疾演“威震八荒”，只见彩华大盛，匹练翻腾，人头断肢齐飞，血雨激射半空，鱼眼判官父子吭都没吭一声，已变成了两堆血肉。

楚啸天横肘收剑，光华彩霞立逝，但每个羌女和歹徒

的眼睛里仍在金星乱转。

亚曼莎强凝目力，一看鱼眼判官父子已死，立即大声吆喝了两句胡语！

那些发愣的羌女，同时娇叱，齐向那些惊呆的歹徒们杀去。

亚曼莎再度大声吆喝道：

“你们大王和少寨主均在剑下伏诛，你们还不赶快逃命，非在这里等死吗？”

话还未吆喝完毕，已有人喝了声“跑哇”，当先奔向了宫门，亡命逃向了宫外。

在宫墙上担任警卫的歹徒看得更真切，早已冒死跳向墙外，各自逃生去了。

方才尚气势汹汹，挟持女王，硬要和公主成亲的一伙歹徒，除了被杀重伤的，悉数逃得无影无踪。

女王已重整衣冠端坐在大殿宾座上，西芙佛兰莎指挥着羌女们善后，亚曼莎则领着楚啸天重新觐见女王。

原本在大殿里的羌女们，一见楚啸天走进殿来，纷纷高举着双臂欢呼喝彩。

女王神情凝重，但鲜红的唇角上却强挂着微笑。

楚啸天因为女王不识珍珠剑，也不知道白玉霜是属于羌族哪一支系的人，因而觉得已无于留在羌女窝的必要。

不过，女王是一族之长，走前于打个招呼也是身为客人的礼貌。

是以，一到近前，垂剑抱拳，尚未开口，女王已指着

方才鱼眼判官坐的位置，含笑道

“楚少侠，请坐下来说话！”

楚啸天转首一看，那里又重新设了一张描金大椅子，只是上面已没有了锦缎红披。

由于已决定离去，因而谦声道：

“谢谢女王赐座，但俺还有要事待办……”

身旁的亚曼莎却笑着说：

“你不是要打听白玉霜姑娘的师门和亲人吗？”

楚啸天听得一愣道：

“你们……？你们不是都不知道吗？”

亚曼莎肃手指着新设的大椅子，含笑道：

“你先坐下来，我们女王会给你介绍一个知道的人！”

楚啸天迷惑的“噢？”了一声，见女王仍起身肃手指着身侧的描金大椅，殿内所有静立的羌女们也都期待地望着他，只得走向了大椅前。

羌女们一见，立时发了一阵欢呼！

女王一面落座，一面肃手请楚啸天坐，并感激地说：

“多谢上天派遣楚少侠救了我们……”

楚啸天知道女王客气，故意把他说成天神，因而道：

“铲除强梁，拯救弱小，乃我辈份内之事，俺不会说什么客套话，也请女王不要介意！”

说此一顿，特地又垂剑抱拳道：

“既然女王知道有个人认识白姑娘，又知道这把剑的来历，就请女王派个人，马上带俺前去……”

话未说完，女王已颌首赞好道：

“外面一片血腥，里面也乱糟糟，我的心情也不太好，就派领你前来的亚曼莎带你前去吧！那人的答复一定会令你满意！”

楚啸天一听，欣然站起，抱拳恭声道：

“多谢女王，俺这就前去！”

亚曼莎立即含笑肃手指着殿外道

“楚大侠，请吧！”

楚啸天微一颌首，大步走向了殿外。

楚啸天一走向殿外，殿内的羌女们又欢呼起来。

到达殿门口，外面围过来的羌女们，也跟着一起鼓掌欢呼，而且，个个神情兴奋，有的甚至跳跃不止。

楚啸天认为这是羌女们对他的感激，也许是一种尊崇礼遇，因而也没放在心里。

但是，在一侧引导的亚曼莎，竟由平台的左侧走向土阶，而不是走向宫外。

尤其，所有的羌女都停止了工作，欢呼不断，鼓掌不停，而且纷纷拥挤着跟在身后。

楚啸天被欢呼的叫声吵得很不自在，虽然觉得有些像看猴戏，但仍竭力忍耐，以免辜负了羌女们的好意。

下了平台左侧土阶，直奔北面高大宫墙前。

北面宫墙上共有六七间形同楼房的方洞，最高一层的